

他行走在工业区的夜幕中，郊区村民的

家里生起了炊烟，能闻到来自于枯木烧残的

那种特有的余灰香，传来一些孩子们的笑声，

那些笑声似浮动在雾气初起的河面上，天看

起来没有那么黑了，他站在枯杨木、村屋、

工业园的广袤之中，突然心生恐惧……

爱人， 有多久没见你

Love, you have not seen how long

吴诗娴 作品

“当什么都找不回来的时候，我至少要找回我自己。”

米咕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爱人， 有多久没见你

Love, you have
not seen how long

吴诗娴

作品

“当什么都找不回来的时候，我至少要找回我自己。”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人, 有多久没见你 / 吴诗娴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143-4982-5

I. ①爱…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1513 号

爱人, 有多久没见你

作 者	吴诗娴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982-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34
第 三 章.....	49
第 四 章.....	61
第 五 章.....	75
第 六 章.....	87
第 七 章.....	101
第 八 章.....	117
第 九 章.....	133
第 十 章.....	146
第十一章.....	160
第十二章.....	174
第十三章.....	187
第十四章.....	202
第十五章.....	215
尾 声.....	236

第一章

——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恋情，是像战友一样，历经血与火考验的、至高无上的、纯洁的爱情，是随时可以为对方付出生命的爱情。她相信，在宇飞的生命中，没人可以替代她，在她的生命中，也无人可以替代他，以前是如此，现在依然是如此，生活没有改变，爱情也不会改变。

(一)

欧阳若萱刚进新明快报社就被安排去跑公安线，虽然对她这样眉清目秀的女孩子来说有些意外，但这跟她自己在应聘时的表现很有关系。那时，人力资源部负责招聘的人员问她会有什么才艺，她回：“格斗、擒拿和跆拳道。”让众人大跌眼镜。负责招聘的人问：“你对生活这么缺乏安全感？”她笑着回答：“不，我只是出于对爸妈赋予我生命的尊重。”结果，她被安排去了公安线。

记者跑公安线是最辛苦的，用报社的行话说，那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骡子使。成天跟着一群警察风里来雨里去，一蹲守就到半夜，根本不是女同志能干的活。她成了报社跑公安线唯一的女记者。不过，部主任对她还是挺关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不让她参加任何有可能发生伤亡和危险的缉捕行动。

可是最近欧阳若萱孤独的情绪实在是太浓了。自从她从丛岭实习回来之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没人了解她的孤独。社会无非如此，都是围绕个人利益来转，身边的人都忙着做社会人的自我修炼，只有她是孤单的、张望的、茫然的，有时候会突然想抱着个人——男人或者女人，大人或者小孩子，只要是人都行，来一阵痛哭。城市明明就是寸草不生的感情荒原，从这点上，她还没有练就成年人饱经世事之后的自应力。也许是负面经验积累过度，销蚀了热望，那些年轻人的生活热度，对新鲜事物的孜孜以求，充满弹性的好情绪，她都没有。

她愈发感觉她离南宁这个生她养她的地方其实很遥远，而离她心里很近的那个地方却还不属于她。她喜欢丛岭，它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她，一想到丛岭，她莫名地就感到兴奋、激动，感受到生命的脉搏因为重燃的梦想而发生的剧烈跳动。

接到朱阳的电话，她还是那种情绪。她心里还是想着丛岭。她喜欢丛岭，不是因为那里有男朋友韩岩，不是因为那里有美景，只是因为那里存在一种时时刻刻都指引着她心灵的东西。

朱阳问：“你真的跑丛岭去了？那鬼地方，就是一乡下，你着什么魔了你？”

“不可以吗？”

“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大不小了，还这么不开窍？”

“路漫漫其修远兮……”

“哇！”朱阳赶紧打断，“那韩岩呢？你们到底起床了没？该不是昨晚又……”

“啊……你刚才说什么？”欧阳若萱心不在焉。昨天晚上，韩岩在临走之

前嘱咐她，要把简历重新润色一下，还要请实习单位加几条好一点的意见，这段话明显包含一层不放心的意思，欧阳若萱当然听得明白。她其实不喜欢一个男人婆婆妈妈地念叨一件事没完，她是个办事干脆利落的人。他俩简短地约定了在丛岭碰面的时间和地点，就像平平常常的假期出行前的约定一样——虽然，为了这个约定，他们之间吵过无数次，冷战过无数次。

欧阳若萱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疲倦，对着话筒长长地叹了口气：“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再难也难不过红军长征二万五，我看差不多了。”

“你也不怕韩岩跟人跑了，他这种大帅哥，又是凤凰男，在哪都是宝贝。”

“我从来不用青春赌明天。是我的跑不了，不是我的，我不要。”

“我说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一天到晚地假成熟，像个早熟的酸枣子。过了啊！过了！再这样，我不打你电话了啊！……喂！喂！怎么又半天不吭气，喂！我生了，喂？什么？听不见，不是小子，生了个女孩，跟我一样漂亮。”

“嗯，去看你。”

“你说什么？听不见！信号这么死差，我反正要买苹果6，都出苹果7了，我还没有苹果6呢……你说看我吗？好，到时你跟韩岩一起来，收你俩做干爹干妈，要带见面礼啊！就你，非去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真让人操心。”朱阳在电话那头吼了几嗓子。

欧阳若萱把电话放在枕头上，看着歪斜的空窗子，也不搭话。

“怎么又不吱声，喂！欧阳老太太，你要记住，全面检查一下他的身体，明白我的意思吗？全面检查！就是全面的、具体的。好了，小宝贝哭了，听见了吧，这是我那小宝宝的哭声。哎呀，尿了，挂了！”朱阳那头“啪！”很干脆。

那年在学校看着朱阳跟博文的腻味样，欧阳若萱就觉得朱阳的处女生涯熬到头了，果然，一毕业就结婚，还不到半年就生了，典型的奉子成婚。

从学校毕业后，她跟韩岩反反复复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两个人怎么能逃开异地恋的苦恼，在一个城市工作。韩岩考上丛岭市文化局公务员做了一名文化

缉查队队员、国家干部，而单亲家庭出身的欧阳若萱还在省报做实习记者，妈妈在南宁，怎么说也不会跑去边远的丛岭，对于南宁人来说，丛岭就是乡下。

为了去丛岭，能好好地跟韩岩在一起，欧阳若萱也不是没有努力过，找实习单位时，她特别关注过在丛岭有分部的公司。她在南宁找到一家外资企业叫美新实业公司，做女性护肤产品的，走阿里巴巴销售，也算电商，在丛岭设有分部，听说在申请上市，绝对的实力派，里面一个小小企划员，工资都至少“8”字开头。她应聘上了品牌管理，试用期工资就拿到了五千多，但她偏偏对这个职业没有任何感觉，虽然都是玩文字，比起报纸上的豆腐块来说就太没劲了，不是那个味。最讨厌的是她顶头上司乔安东乔总监，一双眼睛长得跟鲶鱼眼似的，最爱偷看女人的胸部。没干上几天，她就说拜拜了。

辞职的那天，乔安东打量了她老半天，一句话没说，辞职报告放在桌面上，他连瞅也不瞅。闷着一肚子气的欧阳若萱扭头就想走。

“我们还没熟悉，你就要走了，遗憾啊。”

欧阳若萱嘴角硬憋出一丝笑：“人生无处不相逢嘛。”

乔安东非常认同这句话，连声说：“好好，好一个人生无处不相逢，我喜欢。”

趁两人的眼睛还没对上，欧阳若萱把乔老爷桌上的辞职报告一抽，头也不回地走了，比干巴豆还干脆。走出电梯，欧阳若萱笑了。抬头一看，天气还不错。

出了公司大门的她，一下子就被城市人流淹没了。

欧阳若萱跟很多女孩子不一样，她特别了解自己，了解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她没法像朱阳那样依附上一个男人就可以忘记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把婚姻当成自己的终生饭票。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的原因，她习惯了自己处理一切事务，为人生做好规划，而男朋友、老公在她的规划中只是代表一种存在，而不代表终结。她一直把自己归为“有理想、有信

仰”的女性。

恰好，韩岩也是同类人，作为农村出身的凤凰男，他更在乎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前途。所以，他和她的相爱更像是一个战壕里跳出来的朝着人生光明大道前进的一对战友。他们没有像一般的恋人那样卿卿我我，他们的恋爱时光更多的是在讨论学习和健康、展望发展方向、议论时事、评点热点，甚至偶尔还炒炒股票、玩玩理财。图书馆、食堂、证券交易所和体育馆是他俩出现的场所。他们在恋爱时表现出来的淡定、理性连身边的老师和同学们也叹为观止。

欧阳若萱跟韩岩是校友，韩岩比欧阳若萱高一届。他俩的偶遇是在校外的甜品店。刚练完跆拳道的欧阳若萱一身是汗走进甜品店，要了一杯甜品。灯光从欧阳若萱的侧面打过来，将她姣好的容貌映衬得分外迷人，半干散开的头发，有的一缕缕贴在脖子上，脖子长而细腻，还不时地用手撩动着。来了两个男人有事没事地跟她套磁，索性还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她一脸厌恶地正要起身离开，被其中一个男人一把按住了。店里的伙计喊了声：干吗？那男人回了句：滚你的。伙计就不吱声了。更多的顾客选择的是远离，除了一个在看书的男学生外。

这看书的男学生抬起头说：你的口水喷到我了。

两个男人都愣了，操起一果盘就往男学生头上砸，男学生头一低一躲，没躲过，砸到了左耳，盘子在地上砰的一声，碎了。这个人便是韩岩。

人家都挺身而出，欧阳若萱也没法像个没事人似的，接着就来了个跆拳道里的“后摆腿”——说实话，她这招练的时间不久，其实也算不上厉害的，是这两个男人压根儿就没想到看上去娇滴滴的姐会突然使出这招，当时就愣住了，加上本来就醉了，自然不堪一击，没一会儿工夫，就被打翻在地，临出门还被欧阳若萱踹了一脚。

甜品店的老板和帮工们，还有韩岩都看呆了。两人一对视，相视一笑，说不上是谁看上了谁，有时候爱情的火花凭的就是一种瞬间的感觉，之后，他们像英雄救美的男女主人公一样，很自然的在一起了。

韩岩考上丛岭公务员比欧阳若萱提早一年离开了学校，他们真正在一起相

处的时光只有半年，之后都是聚少离多。

(二)

韩岩毕业之后，她就落单了。那日黄昏，欧阳若萱和朱阳站在学校女生宿舍的凉台。有几个女生的内裤又被人偷了，都是新买的，大家议论纷纷。楼顶凉台和旁边进修班男生住的楼有一扇破门相连，门上了几把锁，没用，门下方破了个大洞，安了几层铁丝网，也没用，早已歪七扭八，估计是夜晚男女私会造成的后果，可见爱情的力量。最近这里，却老发生女生丢内裤的事。

朱阳先喊起来：“龟孙子，给老子我站出来，偷条裤子算什么本事，有种……”

“这种事还瞎哄，不丢人呢。”欧阳若萱捂住她的嘴。

围上来不少女生，七嘴八舌。有人提出要立即到男生进修楼去查。老范是校保卫科的，他一出现，几层楼的女生一下子炸开了锅，如潮水般向他涌来。

老范扯着脖子喊：“别急！别急！学校一定会争取早日破案，也希望你们以后多留心多观察，不要轻易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为学校提供有用的线索，积极配合学校把小偷从人群中揪出来，欢迎举报，举报电话是：1314。”

“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众人起哄。

第二天，在进修楼的楼道上张贴了举报盗窃女生内衣裤惯犯的公告。秦宇翔是海关派来进修半年的警员。这会儿正趿着拖鞋，歪着头看着，勺子敲着碗，自言自语：“看来，男神要出手了。”后脑壳被人敲了一下，他正要发火，看见是老范：“轮得到你吗？你老老实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妈可是说了，不许你在学校犯一丁点错，不许揽事，不许惹事，不许生事。”

“主任，你看我哪里像是会犯事的人。”

“我看就像，刚才你还说要出手，没你天下太平着呢，这次你可是海关单位特意派来进修的，好好地在这学习完一年毕业走人。”老范低下声音问道，

“你打的那个人出院了吗？”

“都把我赶出来进修了我能知道吗？早知道一拳把他打死。”秦宇翔瞪眼了。

“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学会使用法律武器，你读了四年刑法，这还不明白。”

“猫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你活大把年纪你就不明白，这天底下还就是有法律管不着的地方。”

“没人管，也用不着你管！抓不着别人的把柄在法律上就是无罪。”

“在我秦宇翔心里他就是有罪！有法律管不了地方，但是没有让我秦宇翔当睁眼瞎的地方。”

“好，你就争去吧，斗去吧，你最好把你爸气病了，就安心了。”老范生气要走人，秦宇翔拍拍他的肩安慰他：“主任，我回头把那个小偷给你送过去。”

老范急了，下了一层楼梯还指着秦宇翔说：“翔子，这事你别管，小心我向你妈告状。”

下班了，老范提了包正要出校门，就看见秦宇翔逮了个男生笑盈盈地朝他走来。老范问：“招了？”

“招了。”

老范只好把包收了回去，一边嘀咕：“好，你看看，我这回又没法准点回家了。”一边称赞道：“翔子，你还真行。”

黄昏，同宿舍的虾条跟秦宇翔商议去看电影的事，说着说着，秦宇翔不出声了，被楼下一女生吸引住了。原来，楼下电话亭，欧阳若萱在等韩岩的电话，蚊子很多，满手满脚地乱抓。电话响了，欧阳若萱急不可待地拿起电话，韩岩告诉欧阳若萱关于她落实实习单位的事还没办好，让她不要急，快了。欧阳若萱说：“要不，我让朱阳想想办法吧，她爸是搞边贸的，听说跟丛岭的一个市领导还是老战友，也常来往。”两人聊得正起兴，欧阳若萱不时笑逐颜开。

欧阳若萱穿着三四十块钱买的地摊牛仔裤，一件宽松简单的长袖T恤，臀部浑圆，一副休闲散漫的样子，闪烁着不算大的一双杏眼。喜欢上一个人有时候就这么容易，遇上了就忘不掉。秦宇翔想，哪来这么一个这么标致干净的

女孩。

欧阳若萱也看到了楼上的秦宇翔。秦宇翔不好意思地朝她挥挥手，秦宇翔坐的位置很危险，朝外看，有一条很长的裂缝，随时可能倒下来，而另一面却看不见——那有块砖几乎要坠地，欧阳若萱忍不住冲着秦宇翔喊：“下来，快下来，危险！”几个同学也朝上看，也扯着脖子喊，秦宇翔赶紧跳下来，好一阵后怕。

于是，秦宇翔借着这事非要请欧阳若萱看电影。欧阳若萱只好应约，带上了朱阳。朱阳见到秦宇翔激动地大喊：男神，你是我的男神。欧阳若萱这才知道，眼前这男生就是被女生楼传得神乎其神的抓小偷男神。

一来二去，就算认识了。只是好景不长，欧阳若萱这种女孩本来就不是很好约，哄不了、骗不得，花钱花心思都没用，再加上欧阳若萱本来已经有了男朋友，很快秦宇翔就在欧阳若萱的交友圈中边缘化了。半年后，秦宇翔进修结束，离开了学校，两人就再无联系。

(三)

一年后，欧阳若萱也毕业了。她进入了省新明快报实习。

刚开始，她在报社实习阶段的生活和工作都是挺顺利的，也很愉快，只是少了韩岩，有点寂寞而已。韩岩在丛岭要大半个月才从丛岭坐火车来看她一次，每次待个周末就走，有时候还会遇上欧阳若萱临时采访，两人吃一顿饭就匆匆别过了。

直到有一天，部主任在跟她邻桌的一位同事文帅说，文帅，你来了快有三四个月了，马上要面临转正，你在这里表现不错，能写能干，留下来的可能性很大，我们专题组有个策划，打算让你参加。

部主任还从没有这么郑重其事地跟她布置过任务呢！哼，欧阳若萱一下警觉起来，竖着耳朵听。说实话，部主任河南口音重，具体的什么内容基本上没

怎么听清，她就听见了两个字——丛岭。听到“丛岭”两个字，她什么也不管了，兴奋得跟一只飞上枝头的鸟似的扑到部主任跟前：“主任，我去，我去！”

部主任两眼瞪得老大：“你知道是什么任务吗？这是男人干的事，你一个女生干不了。小鸟就是小鸟，飞不过高山。”

欧阳若萱很认真地纠正：“主任，在工作上不能搞性别歧视，你不怕有人说你偏袒男同事吗？不要小看小鸟，燕雀也有鸿鹄之志嘛。”

“确定要去？”

“去！你要觉得我骗人，我立马死给你看。”

文帅：“哇塞，这话毒，管用。”

部主任很奇怪这女孩怎么会对这项任务感兴趣：“若萱，别人说你是报社的一朵奇葩我还不信，这回，真信了。”

“信了？”

“信。”

“那就把这任务给我。”

“你确定你可以吃得比猪少，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累得比马惨？”

欧阳若萱想了想，眨了眨大眼睛，确定地说：“主任，我发誓我一定活着回来！”

部主任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以足球场为背景，拍了一组队员，个个露着灿烂无比的笑容。欧阳若萱一看：运动员？主任，我不跟体育线。

文帅凑近她耳朵，悄悄说：“这些都是丛岭缉毒大队的队员。缉毒！怕了吧？”

丛岭缉毒大队被评为公安战线上的全国模范大队，多人荣获一等功、特等功，是全国打击边境走私犯罪的一把利剑！其中尤其有一位叫秦宇飞的干警，九年如一日奋战在刑侦工作第一线，参与破获的重特大刑事案件达三百多宗。无论现场多么复杂，多么恐怖，他总是能克服重重困难，耐心从现场的蛛丝马迹中梳理出重要线索，精准确定嫌疑人。2014年4月，他利用技术手段，锁定三个活跃在丛岭郊区的一个集走私、贩毒、制毒于一体的团伙，将团伙成员

一网打尽，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除了刑侦工作外，这位叫秦宇飞的干警还加入了丛岭志愿者服务队。例如，到图书馆整理图书、给小朋友讲故事、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等等。早在2012年，他参与组建了一个名为“心灵公社”的心理学公益组织，为那些吸毒者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报社任务就是跟这些缉毒大队的同事们同吃同住，写出最生动、精彩的公安战线最美人物专题报道，这是省部委的要求，也是学习“最美”、争当“最美”，向英模学习的时代要求。

总的来讲，部主任对欧阳若萱拿下这个任务还是持信任的态度，欧阳若萱算得上一个理智、成熟型的女孩，有强烈的责任感，比同龄女孩更显得果断、干练。于是，欧阳若萱怀揣着一颗思念恋人的心出发了。丛岭成了她第一个公安战线跟班跑线实习基地。

丛岭，地方很小，方圆不过十几公里，但这里发生的犯罪百分之八十和毒品有关，是一个斗争异常激烈的地方。想到这个，欧阳若萱也有说不出的激动。谁让她从小就是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孩呢！说实话，她没把这个任务当回事，她觉得自己没有扛不下的工作，接下任务的她更多的是开心和兴奋——这回实习结束肯定可以拿出响当当的专题报道来，而且至少半年不用害相思之苦了吧。开心的欧阳若萱做梦都在喊：韩岩，我来啦！

可是，恰恰相反，来到丛岭，韩岩跟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的确，这里没有她想象的那些类似好莱坞式的英雄警匪大片，连缉毒大队所在地也不是想象中的旋转高楼。丛岭缉毒大队是坐落在丛岭市城中村的一片平房，这里异常地安静，完全超乎她的想象，好像与世隔绝，与仅一街之隔的闹市区根本不在同一个时空。来来去去忙碌的干警，没有一个身穿警服，如果办公室里没有摆放公安标识的警徽，乍一看，还以为是待拆迁的平民区。

就是这种地方，这里的人每天居然都在跟最令人生畏的毒品打交道。不知道为什么，除了这地方让人感到怪怪的以外，欧阳若萱觉得他们这些人看上去

也不怎么健康，尤其是大队长，在欧阳若萱眼里怎么看也像一个久病未愈的老病号，老是一副提不起精神的样儿。队里也有几个女干警，对她客客气气的。在这里的生活平静而简单，她看不到一丝英雄团队的气象，待了几天，也没认识几个熟悉的人，毫无存在感，那个需要重点采访的最美人物秦宇飞干脆来了个死不露面，连个影儿也看不到。部主任打电话过来安慰，叫她好好待着，没有人会把英雄挂在脸上，真正的英雄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在工作的点滴中……啰啰唆唆，听得她头皮发麻——得了，又来老一套，什么平静中见真情，平凡中见伟大。

反而是韩岩更了解他们，一有时间就跟她讲述：那个缉毒队长姓丁，丁队长看上去五十多，其实他实际年龄只有四十二，父亲病逝已久，姐姐有吸毒史，长期待在戒毒所，母亲瘫痪在床，是弟弟一家和他老婆在长年照顾着。丁队长不是丛岭人，省里不时会把几个反毒斗争比较残酷的地方的缉毒干部来回地洗牌，有些还会在洗牌过程中直接把关键干部远调他省，丁队长就是从北方调过来的干部，被调者往往举家迁移，有时还拉上跟缉私有关的亲属，所调地区一律保密。而为了保护家人和这些干部，他们的家人往往不会和他们常年生活在一起，所以，缉私干警的家庭通常是聚少离多，像丁队长，即使同在一个地区，估计一年也只能跟老婆孩子聚个三五次而已。

对于这群人，韩岩跟她是这么评价的——那不是个常人可以理解的世界。

不知道是出于好奇还是新鲜还是神秘还是向往，她对队里出现的每个人都渐渐充满了要一窥究竟的想法，她就想搞清楚一点，这些看上去平凡还有点土气，简单还有点粗糙的人身上到底有什么值得挖掘的闪光点。

(四)

平房的后面有条已经干涸的护城河，许多垃圾会堆放在这里，年复一年，

这里居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山坡。就在欧阳若萱在队里待到第六个早晨——那天，她透过窗口，看到几个孩子那个填平的护城河上玩耍，这群孩子在那里挖土堆已经很长时间了，挖出的玩意儿也越来越新鲜，比如套子，就有针织手套、塑胶手套、皮手套、毛手套、避孕套，只有针织手套可以拿回家，用沸水消毒、晾干，就可以织冬天穿的袜子。

丛岭这地方并不富裕，因为毒品，吸毒、贩毒、戒毒，让许多家庭家破人亡，失学儿童很多，有些孩子就这样流落街头，到处捡拾垃圾。她曾经还看到过他们在土堆上抢避孕套玩，因为它吹起来最轻松，而且可以吹很大、轻、形状好、透明，牵根线，可以随风吹得很高，能像有钱人家买得起的氢气球一样腾空。土堆里，只要细心点，总能翻得到，跑回家冲洗干净，就可以拿出来显摆。他们抛着、丢着，放在嘴里吮着，用嘴巴吮出一大堆的小泡泡，在手心里刮出尖厉的声音，吓唬偶尔从旁边走过的大人；有时还拿着一堆的针头，玩打针游戏。只有一个孩子从来不拿土堆的东西，只是像看傻瓜一样看着他们笑。

欧阳若萱走近那个老在一旁观看的孩子，问孩子：“你干吗不跟大家一块玩？”然后孩子说：“不，这里的東西不干净的，我爸爸告诉我，不能玩。”

她又问：“怎么不干净了？”

孩子说：“爸爸说，这里有些人得了一种怪病，会传染的，他们会把那些会传染的东西全倒到这里来，就会传染更多的人。”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叫他们也不要拿去。”

“他们不相信我，他们还老是会打我。”

突然一种心酸涌了出来。欧阳若萱说：“告诉我，你爸爸是谁？”

孩子低着头不说话。

“你爸爸不在家？”

孩子摇摇头。

“发生什么事了，告诉姐姐。”

等孩子抬起头来时，眼睛里充满着泪水：“我爸爸死了。”说完，他又大声地冲欧阳若萱喊道：“我爸爸是英雄，我爸爸就是为了让大冢再不要看见这些

有毒的东西，不让孩子们玩这些染病的坏东西才死的！我爸爸是英雄！哼！”

她心疼地捧起孩子的脸：“对，你爸爸是天底下最伟大的爸爸。”

孩子憋着嘴一边抽泣一边委屈地跟她讲述：“可是，我跟他们讲，他们都不理我，还打我，骂我是特务是奸细是坏蛋。”

欧阳若萱拍下了孩子们玩那些针头和避孕套的镜头，也拍下了离群孤独的那个孩子眼泪汪汪的样子。回到队里，正好遇到队长，她拿出手机，指着那个孩子问：“这是你们队里哪个同志的孩子？”

丁队长看到照片，愣愣地望着她，慢慢地回过神来告诉她：“是。他叫申奇斌，是我们的一位金牌卧底……他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

这是欧阳若萱第一次听到死亡。

“那天我们根据线报，到西北边一个巷子里的制毒窝点，这个制毒窝点，我们已经找了很长时间，那是一次成功的围击，警员从四面鱼贯而入，直扑三个房间，整个突击行动只用了十五秒钟，抓捕用了五分钟，我们抓了三个毒贩，缴获海洛因十公斤，海洛因就这么一整块一整块地放在桌子上、地上，算得上是全国大案了。”说到全国大案时，丁队长特意看了她一眼，着重强调了一下，接着换了一种语气说：“我们接到的就是申奇斌的线报。担心会暴露他，队里打算让他归队，但就在归队前的那天晚上，他刚要踏进家门，就被人枪杀了。”这时，他眼里流露出一种莫名的伤感：“那是他盼望已久的家……到死，他都没有踏进家门半步。那些毒贩，简直可恶至极！”

“你们是不是培养了很多的申奇斌？”

“我们也想，可是好兵难得。他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快速的反应、灵敏的身手，还有不怕死的决心，一个好的卧底相当于一支部队。”

“可是他有家庭。”欧阳若萱有一点觉得很气愤，在决定谁来做卧底这事上为什么不经组织商议？作为一个有家庭的男人，他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个体，不仅仅有工作的责任，他还有做父亲、做丈夫的责任。

“家庭？哪个人没有？为了大家，就必须舍小家，这就是我们这条战线上至死不渝的信念！”丁队长字字掷地有声，对这一点毫不含糊，“像你，如果